

全面披露隐藏在远征军档案中的诡异事件和神秘谜团

战争与和平、正义与邪恶、侵略与反侵略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弹奏了一首令人战栗的诡秘远征曲。

昆金◎著

冒死追踪



当一切都无法预知的时候，请不要靠猜测去断定事实，
因为你看到的，也未必是真相

揭开几十年前日本天皇“金百合计划”的惊天阴谋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昆金◎著

冒死 追踪

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冒死追踪 / 昆金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
2010. 12

ISBN 978-7-5430-5511-7

I. ①冒… II. ①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7906 号

选题策划: 焦文军

著 者: 昆 金

责任编辑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小徐书装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: 18.5

字 数: 312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死以★ 冒死追踪

[目录]

- 第一章 祸从天降 / 001
- 第二章 寺庙凶案 / 009
- 第三章 神秘暴徒 / 015
- 第四章 夜闯禁地 / 024
- 第五章 警铃疑云 / 033
- 第六章 海外来客 / 044
- 第七章 佛像蹊跷 / 055
- 第八章 屠城铁证 / 062
- 第九章 父辈往事 / 072
- 第十章 自杀森林 / 080
- 第十一章 旧孽作乱 / 089
- 第十二章 华裔遗族 / 100
- 第十三章 地底冥府 / 110
- 第十四章 恍若隔世 / 117

01

- 第十五章 宝藏初现 / 134
- 第十六章 白骨控诉 / 140
- 第十七章 墓地凄楚 / 151
- 第十八章 血洒神庙 / 157
- 第十九章 忍无可忍 / 164
- 第二十章 战争掠夺 / 178
- 第二十一章 杀人比赛 / 190
- 第二十二章 仇人相见 / 200
- 第二十三章 将门虎女 / 210
- 第二十四章 针锋相对 / 222
- 第二十五章 欺人太甚 / 234
- 第二十六章 如梦初醒 / 244
- 第二十七章 老兵威武 / 268
- 第二十八章 小鬼子，拿命来 / 281
- 第二十九章 魂归故里 / 287

冒险追踪
[目录]



第一章 祸从天降

一九八五年，缅甸，密支那。

贡嘎被捕的时候正在市区一条肮脏的街道上执勤。

在此之前，贡嘎是一名特工，他的任务就是抓人。被抓的滋味，他还真没尝过。

那天暴雨刚过，却依旧闷热。白蒙蒙的水汽徘徊在街道上空，消散不开。有家小吃铺的大锅里面，油亮通红的浓稠汤汁沸腾着，不知道煮着什么。蒸腾而出的热气，伴随着一股浓重的酸辣味道，登时就在街口弥漫开来，刺激着行人的唾液。

街道本来就坑洼不平，暴雨一下，很多地方便有些泥泞起来。小雨还没停息，车辆和行人便争相从避雨处蜂拥而出。穿着裙子的挑夫、头顶瓦罐的妇女、吐着浓烟的破旧摩托车、兜生意的敞篷三轮相互对冲着挤到了一起，路口马上就喧闹起来。一辆看不清油漆颜色的卡车被堵在当中，轰着油门，进退不得。司机扎着花花的头巾，嘴里咬着粗大的青色劣质雪茄，黝黑的脸庞从没有玻璃的车窗里探出，瞪着眼珠子，伸出胳膊，从外面“嘭嘭嘭”狠劲捶着锈迹斑斑的车门，冲着下面叽里呱啦地咒骂不停。



贡嘎匆匆走出简易岗亭，举起警铃，奋力摇动。但往来的人车却对他视而不见，只顾着火急火燎地各自赶路。叮叮当当的警铃声一下就淹没在了喧闹之中，显得那样的多余和无力。过了一会儿，混乱自行消散。街道一通畅，那些冒着黑烟的摩托车便又开始加速起来。溅起的积水，让贡嘎的裤腿污渍斑斑。对此，贡嘎也只有摇头叹息。

整个密支那多年来就在这种混乱和无序中度过，没有人能够控制。

战火疾病、政权争夺、民族纠纷，让这个英式布局的城市看不到一丝的绅士气质。人们的精力全部放在填饱肚子、有衣服穿。“秩序”两个字，在这些面前，一下子显得十分可笑。

贡嘎转身，正准备走回岗亭。一抬头，就看见在马路对面站着一个老头。

这个老头头发花白，却整齐地一律向后梳着，瘦弱的肩上背着个黑色皮包，长袖衬衫一尘不染，深色裤子，中缝笔挺。眼下，他正站在马路边，朝向自己，神情肃穆。一副金丝边太阳镜后，两三根灰白的眉毛从上方微微显露。而更加令贡嘎感觉意外的是，他的衬衫左臂空荡荡的。袖口被团作一团，瘪塌塌地塞在衣袋里，随风颤动。

他没有左臂。

这让贡嘎不禁多看了两眼，恐怕就是这一个注视，便开始了他梦魇般的经历。

看老头的姿势，似乎是想过马路，但眼前呼啸而过的摩托车，又让他举步维艰。于是进进退退，一直在那边徘徊。

贡嘎看在眼里，不由得起步上前，向他走去。眼前的这个孱弱老头，让他一下想起自己多病的父亲。

“想过去真不容易呢……”老头见他走近，抬头望了望，自言自语。

贡嘎听见他说英语，迅速打量了一下对方，猜测老头不是本地人。

“想过去是吗？”贡嘎也用英语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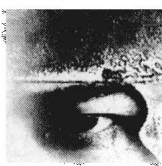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呀……”

“是外乡人吧？”

“是啊，您看得真准。”老头一声赞叹，微微鞠躬。

“跟我走好了。”贡嘎说着，就朝老头左边走去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又折回右边，扯住他的右胳膊。

老头的白衬衫非常柔软，质地优良。他的步子不大，那条胳膊在贡嘎的手心



里，一直有点微微的颤抖。

人老了以后，就是那样的脆弱。他父亲也是这样。

过了马路，贡嘎放开手，便准备自顾离开。

“多谢了……能请教你的大名吗？”老头忽然又开口，眼镜背后的目光里，充满了谢意。

“哦，没事。”贡嘎没想和他多纠缠。第一天执勤，他不敢大意。

“请不要推迟，我是诚意请教！”老头依然不放过他。

贡嘎抬头望了望这个固执的老头，迟疑了一下，便道：“我是貌贡嘎。”

“呀，原来是波贡嘎！”老头再次微微躬身，毕恭毕敬。

贡嘎一听，不禁也肃然起敬。

一个外乡人，能在听到自己报上“貌贡嘎”以后，马上就把“贡嘎”两个字前面的谦称“貌”字，非常老练地改为敬称“波”字。这就说明，老头绝非泛泛之辈。至少，他深知缅甸习俗。

“我姓林。”老头呵呵一笑。

“林老先生，那您请便吧。”贡嘎顺口应了一声，径自转身。

“波贡嘎……”林老头却不管不顾，继续纠缠，“耽误你时间了，真是抱歉。我……还有个请求，请你别见怪。”老头说罢，微微低头致礼。

贡嘎一愣，转回头去，仔细打量着老头。说实话这老头谦谦有礼，并不让贡嘎讨厌。但他也无意和对方有过多的交往。新的岗位，让他很有紧迫感，他必须全力以赴。

“您说。”

“呃……我看你的铃铛，非常具有民族特色。我是一个收藏家，平生最喜欢收藏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所以……恕我冒昧，希望吴先生能满足我的这个愿望。”

贡嘎暗叫了一声。这个警铃是沿袭英式交通警察的制式装备，怎么可能随便就把它送人收藏呢？

“这……恐怕不行。”贡嘎把脸转向马路，话音也加重了几分。

“拜托了！”老头忽然上前，伸出仅有的右手，一下拽住了贡嘎的手。用力之下，他右肩上的皮包也滑落下来，挂在手腕里。

“老先生！”

这时，贡嘎已经感到了几分不耐烦。他挣脱老头的拽扯，转身往岗亭走去。



老头紧追不舍，脚步居然格外的轻快。

走进岗亭，贡嘎自顾自地往茶杯里倒了一点水，喝了几口。把老头丢在身后，不再理睬。几张美元被老头折叠着，迅速就往贡嘎的手心里塞。

“请务必收下。”

贡嘎吓了一跳：“您这是？”

“请不要误会，我真的特别想收藏这个摇铃。请务必成全！”老头见贡嘎疑惑，连忙解释。他的右手，一直紧紧地压着贡嘎的手，生怕对方把美元退回。

贡嘎望了望手心里的钱，估计至少也有两百美元。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哦，那个你别担心！”老头似乎猜出贡嘎的心思。他收回右手，飞快地从黑皮包里掏出一个东西——也是一个铃铛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来密支那已经多次。上次我曾向另一位警官索要这个摇铃，但被拒绝。主要原因就是你们交通警察不能没有警铃。所以，我这次来，特意带了一个模样相仿的铃铛。如果吴先生肯成人之美，那就请把你手里的铃铛，跟我的这个交换一下。既不影响你们工作，也满足了在下的这个嗜好……”

贡嘎听到这里，便全明白了。

“警铃是制式装备，随便和人交换，恐怕不合适吧。”他还在推辞。

“是啊是啊……所以说，这是在给你添麻烦呢！”老头说着，又往贡嘎的手心里塞了一张美元。

贡嘎站不住了。他转身坐下，顺手把手心里的几张美元摊平了放在桌上。共有三百美元。

“你的钱我不能收，我们有纪律。”

“哦，请不要误会。这个钱，是给你到制造工场再买一个警铃用的。”

“喜欢收藏特色的东西，这是一个很费钱的爱好啊！”贡嘎心里暗想这老头真是油滑，给人家送钱，还能替对方想一个名正言顺接受下来的理由，“既然林先生喜欢，那你就拿去收藏吧。你的钱，还请你收回去。”说着，贡嘎伸手，从腰间摘下了警铃，反扣在三百美元上面，一起向着老头推了过去。

他转口答应，还是因为看老头很有诚意。而且对他的印象也不坏。换一个铃铛，其实对自己并无大碍。

老头欣喜。他把自己的铃铛递给贡嘎。拿起警铃，反复地端详着。



“先生真是好人哪！谢谢，谢谢……”

贡嘎捏着老头的木柄铜铃，甩动了几下，仔细打量。见这个铃铛的形状大小，颜色声音基本和自己的警铃区别不大。而那种声音，甚至还比原来的悦耳清脆了很多。

老头反复欣赏着手里的铃铛，似乎心满意足。又对着贡嘎连声道谢，转身告辞。

送走老头，贡嘎这才发现桌子上的三百美元。赶紧抬头望出去，老头早已经不知去向了。贡嘎拿起美元，放进抽屉。心跳有点加速，并有那么一阵不安。

三百美元，放在密支那就是一笔不小的钱了，更何况眼下时局动荡，民生艰辛。除了那些政府大官、毒枭军阀以外，平常人能一次收获三百美元，实在不容易。

有人送钱给自己，这总不是坏事。关键是，自己收了这三百美元，算不算犯纪？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敲诈，这种事，在密支那军政府的各级机构里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只要不是非常过分，根本没有人来追究。但他觉得自己这个行为，并不算受贿或敲诈。他只是把一个铃铛换给了别人，又没有出卖机密情报。钱是人家心甘情愿送的，而且这事看上去对任何人都无害。

想到这些，贡嘎的内心稍稍轻松了一些。

午后，他又站在马路边。手摇警铃，大声吆喝。

眼前的街道两边，树影茂密。低矮的木头房子，高低错落地隐藏在树冠下面。行人车马，往来依旧。整个密支那市区就是一个大森林，而且绝大部分的房子远没有周围的树木高，是一个隐藏在森林里的城市。

就在他收起铃铛，准备点支烟的当口。身后忽然有个人影闪现，并且狠狠地一头撞了过来。

这个人野象般撞向自己的同时，手却直接就往他右边的腰带摸去。贡嘎一个激灵，身影一闪，右腿飞快地后撤一步。站定以后，腾出左手，一把推开对方，右手习惯性地摠住枪套，但对方的手似乎已经捏住了他的枪套。

在密支那，这种当街袭击抢夺军警武器的事，时常发生。多年来毒品横行、枪械泛滥，加上民族争斗引起的局部武力，使得缅甸军政府顾此失彼，根本无力应付全局，这也让整个社会的治安陷入无序。因此，在这样的城市里，即便是在维持交通的时候，警察也会佩枪执勤。而事实上，密支那街头的汽车很少，因此



并没有纯粹的交通警察。像贡嘎这样的岗位，实际上就是城市治安军警。街头上面的所有不法现象，他们都有权治理。但贡嘎又并非一般的治安军警，他是缅甸国安局密支那分局的现役特工，离退役还有几个月。在他即将退役时，上级特意把他安置到比较清闲的治安岗位上。这也是优抚即将退伍老兵的一种惯例了。在这个国家，军队的权力系统可以渗透到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。

而今天是贡嘎第一次上街执勤。没有想到就遇上这种事情。

贡嘎用力，一把扯下对方摁在枪套上的手。对方的手劲坚韧，而跟贡嘎一角力，却瞬间就败了下去，但对方顺手一扯，却把枪套旁边系着的铃铛给硬拽了下来。

“别动！”贡嘎拔枪，对准了那个人，同时仔细打量。

眼前站着的是一个六十出头的男子。皮肤黝黑，神情凶悍，身板硬朗灵活。穿着一件破旧的汗衫，系一条紫色格子笼基长裙，前面的笼基结子有点散开，但还不至于脱落。笼基下端，露出了一双皮拖鞋和十个粗糙的脚趾。

对方抬起手，把警铃掂了一掂，翻来覆去，仔细端详。抬头望着贡嘎时，神色之中，透露着一股极强的怨恨。捏着铃铛的手，握得紧紧的。

贡嘎警惕地注视着对方，猜测着对方的身份。

对方没有任何反抗的举动，只是呆呆地站在贡嘎面前，恶狠狠地盯着贡嘎。

“把警铃放下，趴在地上！”贡嘎断喝一声，上前一步，腾出左手，就在腰带上取下手铐。

对方眼望贡嘎，轻哼一声，缓慢地转过身去，挥起胳膊，当着贡嘎的面，就把铃铛狠狠地朝马路对面扔去。

贡嘎看着铃铛在空中飞起，且有几声清脆的响声，最后落入马路对面一片树林里。他不禁有点恼火。

那个人扔掉铃铛，似乎是完成了一个无聊的恶作剧。然后缓缓转过身来，注视着贡嘎。贡嘎对望过去，发现对方竟然目光平静，神色和蔼。刚才的那股凶悍，早已不见。眼下，他分明就是邻居家的一个慈祥阿伯。

“年轻人，放松点。”

“你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”

对方并不回答，也不在乎贡嘎的持枪相向，转过身，非常随意地就要离开。

“别走！”贡嘎喊。



对方没有停住脚步。他背对着贡嘎，举右手过肩，伸出一跟手指，朝他轻蔑地摇晃了几下，脚步轻快。

贡嘎持枪，愣在那里。

如果确定对方是歹人，他绝不会放过。但看老头举止怪异，神色无常，也有可能是精神有问题。贡嘎一时无法确定，因此就只能放任对方离开了。

但事实上，正是贡嘎的这个判断，让他不久便深陷囹圄。

这件事，不知道怎么就被国安局的上级获知。傍晚时，贡嘎就看到一身军装的波长官带着随从赶到执勤点，并把他叫进了岗亭。

在岗亭里，马上有人上前卸了他的武器，并且拿出手铐，铐住了他。贡嘎惊讶不已，同时莫名其妙。波长官阴沉着脸，沉默不语。随从明确告诉贡嘎，他已经被捕。

贡嘎忙问为什么？

没想到波长官忽然大怒起来。他咆哮着质问贡嘎：“为什么要放走那个袭击你的人？你知不知道，对方是一个危险的反政府暴乱分子？”

贡嘎纳闷了，这事波长官是怎么知道的？但现在他无暇纠结这个，忙说自己并不以为对方是在袭击自己，这看上去只是一个恶作剧罢了。而且他怀疑对方是不是有精神病。

波长官不耐烦了，瞪着眼睛，一指着贡嘎的鼻子，大骂：“你居然把一个暴乱分子当精神病，我看你才真的有精神病，这么多年的特工，算是白干了。”

在眼下这种局势，放纵暴乱分子逃脱，这个责任，不大不小。但弄不好，也能搬走贡嘎的脑袋。

贡嘎不免有点慌乱，连忙辩解。他说那人忽然冲上来和他纠缠，最后只是把他的警铃抢走了，并不像亡命之徒。

他隐瞒了对方出手时，首先摁住他的枪套这一点。因为他感到如果照实说了，眼下似乎会对自己不利。他想过，凭单对方的这个举动，确实可以把他当做暴乱分子抓起来，但就对方的总体表现看，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。而关键，是要让波长官也这么想。

但波长官开口就确定对方是暴徒，贡嘎也很无奈。难道说，真的是自己被对方蒙蔽了？

当问起抽屉里那三百美元来历时，贡嘎赶紧把事实叙述了一遍。



波长官马上派人搜索对面的那片树林。他自己就坐在岗亭里的椅子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叼着雪茄。偶尔掀起厚厚的眼帘，沉沉地打量着贡嘎。擦得锃亮的大头军靴，微微晃动，在夕阳里泛着一股肃杀和威严。

贡嘎站在他的对面，无所适从。

一会儿工夫，几个人回来报告，说在那边树林里，没有找到那只传说中被丢弃的铃铛。

贡嘎的心头一沉。

面对这种状况，对于贡嘎供述的那个收藏家的故事，波长官很不以为然。他情愿相信，这钱，就是那个暴乱分子为了脱逃，贿赂给贡嘎的。



第二章 寺庙凶案

一周后的某个下午，贡嘎削发盘腿，身披袈裟，低头静坐在宏远寺宽大的庙堂里，和几个寺僧一起，聆听着住持讲经说法。一缕阳光从窗户泻进，暗灼着他的后背，很快就让他感到几分燥热。

那天被捕以后，他立即被带到分局里。在那间窄小肮脏的拘留室里囚禁了一夜。那晚他坐在墙角，在惨白眩晕的灯光下，环视着冰冷的墙壁和栅栏，一时感到有些错乱。但更加令他迷糊的是，第二天他就被释放。没有审讯，没有文件，没有走任何程序，就凭波长官传过来的一句话。对此，贡嘎无话可说，也不想多加追究。对他来讲，能够获得释放，比什么都强。他知道，在眼下这个混乱的国度里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

随后，他被宣布暂时停职，同时停止军籍。至于以后能否恢复军籍，还要看本次事件调查的结果。

贡嘎就这样回到了家里。他在密支那城市里有一个住处，而他的父亲则住在密支那远郊。贡嘎没有兄弟姐妹，母亲去世以后，父亲便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。他年迈多病，腿也不方便，干不了重活，基本上靠贡嘎寄钱度日。

以前充实忙碌的生活节奏，如今一下子寂静下来。整天待在家里，除了睡觉吃饭，他想不出还能干什么。



随后的几天，他开始跟着隔壁的几个男子闲逛起来。缅甸的男人，个个都是神仙。除了工作，他们什么都干，不是聊天就是喝茶。家中的里里外外，全都有女人操持，是有名的“三等男人”，即等天亮、等吃饭、等睡觉。在农村很多地方，男人甚至从不下地干活，只是留在家里看孩子。因此，贡嘎要在身边找几个闲聊玩耍的男人，却是不难。

那天傍晚，贡嘎在茶馆里灌足了茶水，慢悠悠直愣愣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一声佛号，把他从懵懂中唤醒。回头一看，只见有个僧人袈裟及地，佛珠缠掌，正伫立在路边，注视着自己。

缅甸是个闻名于世的佛国，因此僧人的地位极高，处处受人尊重。嘎见状，赶紧起手合十，恭敬地对着大师行了个礼。

大师回礼，凝望着贡嘎，皓然一笑。贡嘎不禁疑惑：“大师，你……”

“世事迷茫，不知归途，佛祖慈悲，指引迷津……”大师隐晦地唱了一句。

贡嘎一愣。

“施主受了委屈，如此郁郁寡欢，只怕会心魔生根，后患无穷啊。”

“大师，你有什么指教？”贡嘎隐隐听出了几分蹊跷，赶紧追问。

“我佛一向善解因缘，普度众生。施主既有迷惑，何不皈依我佛，也好早日驱散心魔，拨云见日呢。”大师言罢，冲着贡嘎，宽厚一笑。

贡嘎有所醒悟，马上上前，鞠躬合十致谢：“请大师指点。”

大师不语。从身上拿出一张折叠的纸片，递给贡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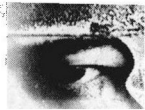
“记住，缘分不可逆，心诚自然灵！”大师说罢，翩然而去。

贡嘎望着大师的背影，一阵惊奇。展开纸片，低头看去。见白纸上只有“宏远寺”三字。

缅甸的男人，一生至少要出家为僧一次。贡嘎小时候剃度过，但那是他九岁时的事了。如今要再次出家，也并非稀奇，相反还会得到大家的尊重。在这个佛教之乡，能够祀奉佛祖，是一种莫大的荣耀。佛的影子，那是被铭刻在骨子里的。

与其这样懵懂终日，不如听从大师指引，出家一段时间。一则诚信祀奉佛祖，同时借此驱走身上的邪魔，转变一下自己的命运。好在按规矩，成年男子若想出家，手续非常简便，而且不论时间的长短。可以出家几个月，也可以是几年。到时候，照样可以轻易还俗。

其实，光是在密支那地区，大小寺院便不计其数。如果想找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寺院出家，贡嘎可以有很多选择。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一直记着大师说过的话，



“缘分不可逆，心诚自然灵”……既然大师在路上遇见了他，点拨了他，并且引荐自己到宏远寺，那就是一种缘分。

第二天，他便在密支那郊区一个偏僻的原野山间，找到了宏远寺。

小时候念过的经文，犹在耳畔。就在悠扬平缓的诵经声中，贡嘎几乎就要忘却所有荣辱。几天来晨钟暮鼓，袈裟素食的生活，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比的宁静。但他并不知道，这些，却只是暂时的。

晚课结束以后，贡嘎和师兄弟们梳洗一番，盘坐在床上默念一会儿，熄灯睡觉。

半夜时分，贡嘎从迷糊中睁开眼睛。借着月光，盯着被夜风吹拂得微微飘荡的蚊帐，想起自己的遭遇，忽然睡意全无。片刻，他索性披衣起床，走出了寝室。

站在侧室后低矮的走廊里。一抬头，眼前高大浑圆的佛塔在黑夜里静默着。尖尖的塔顶刺入夜色，堙没在了茫茫薄雾之中。山野之间，蚊子特别多。贡嘎才站定一小会，就有成团的蚊子袭扰。他索性折回屋里，拿出自己带来的香烟和手电筒，走出侧室。

躺着又睡不着，不如出去吹吹夜风，随便走走。

这寺庙没有围墙，就建在小山的山脊上面。这山不高，也就两百来米的海拔。但在这附近，却是最高的山峰了。它面向宽阔的平原，背靠着一条大江。山形圆整，山上树高林密，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。

今晚的月色不错，因此贡嘎也没有舍得打开手电。密支那的供电情况一向很糟糕，像这种偏僻之地，根本就没有电源供应。寺院内部有自备的小型发电机，但电力非常有限。因此很多时候，寺僧都借助蜡烛油灯和手电等用来照明。

信步走来，不觉来到寺院侧后，眼前出现一个茂密的树林，黑暗之中，黑压压一片。贡嘎把手电夹在腋下，伸手点了支烟，猛吸了几口，就在一个石板上坐下。抬头一望，山下便是宽阔的平原大地，此时就如一块深色的地毯，寂静醇厚，沉默在夜色中。

这时，他的耳边，似乎听见了某种细微声响。

嚓——嚓——

也许是风吹树枝发出来的声响，或者，也有可能是野兽踩踏枯枝所致，贡嘎不经意地想。想到野兽，他还有了回头的想法。但那种声音很沉，随着声音，贡嘎感到脚下的地面也有点颤动。

军人特有的敏感让他一下子有所警觉。他转过身去，面向树林，仔细辨别。



眼前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但那种声音，越来越明显，而且还很有规律节奏，应该是人为发出来的。

午夜时分，还会有什么人在里面忙碌？是寺僧，还是盗贼？

贡嘎掐灭烟头，紧握手电，猫着腰闪进了树林。这样做，完全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。

树林茂密，不时还有很多灌木藤蔓，这让贡嘎举步维艰。他穿着拖鞋，紧束袈裟，顺着断断续续的声响摸索向前。片刻，那声音仿佛就在附近。贡嘎停下脚步，睁大眼睛，在黑暗中张望倾听。

一个人影，就在黑暗中晃动着。身形急促，并不时地抬头向四处张望。

贡嘎慢慢地绕到对方身后，又观察了一会儿。但树林里夜色浓郁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于是他提气抬腿，再次无声地向他逼近。等到离对方几步之遥时，贡嘎蹲了下来，细细端详。他发觉对方正在用某种工具使劲地刨着地面。刨出来的泥土，被他随手扬起，撒在一边的落叶上，沙沙作响。

贡嘎吃不准对方是什么人，究竟在干什么，但那慌慌张张的样子，应该是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
此时贡嘎已经离他很近了。微风中对方扬起的沙土，甚至已经飘到他的身上。贡嘎准备再观察一会儿，但脚下忽然踩断一根枯枝，发出咯的一声。声音细微，但却已经惊扰了对方。正在忙碌中的人影忽然一个停顿，警觉地回过头来，打量着贡嘎藏身之处。贡嘎猫着腰，隐匿在一片灌木丛后面。

对方在黑暗中伸直了腰，侧耳细细地倾听了一会儿。片刻，他掂了掂手里的家伙，朝着贡嘎的藏身之地，慢慢走了过来。贡嘎无处隐身，只能眼看着对方走到自己的面前。就在即将被发现的一刹那，他猛然站起身来，摁亮手电筒，直直地朝对方的脸上照去。

一股强光之下，对方下意识地用手遮脸。同时，身影猛然跳得老高。

“谁?!”贡嘎暗喝一声，飞步跃出。

对方只见眼前有人影出现，赶紧把遮起的胳膊放下，双手横起家伙，回退几步，严阵以待。

就在他放下胳膊的那一刹那，贡嘎就着手电光，早已经看清对方的脸。这一看，不由得他浑身一颤，暗叫一声，心脏猛然加快跳动。而对方见形迹暴露，便也不再客气，挥起手里长长的家伙，照着贡嘎的头脸，凌厉袭来。

贡嘎见对方攻击，也不含糊，一个侧退，轻易便躲了过去。手电一阵摇晃，